

山野之秋

□叶剑秀

秋天真实地来了。

赏景、品秋是每年少不了的秋游规划。豫西鲁山县山区，地处伏牛山东麓，风光旖旎，秋景宜人。收获的季节，晶亮丰美的山间野果，令人心驰神往。

朋友说他的远房表哥就生活在山里，那里漫山遍野的山果可以随意采摘。于是相约驾车奔着几十公里外的山野而去。

进山的乡村公路虽蜿蜒起伏，但路况极好，沿途风景如画。终于到达目的地，朋友的老表王哥已经在村口等候。五十来岁的王哥是个敦实爽快的山里汉子。

王哥的家就在不远处，两层小楼，独门独院。庭院铁栅栏的矮墙上爬满梅豆、丝瓜的青藤。几丛成熟的梅豆，青衣紫衫，成串亮相，引来蜜蜂飞舞忙碌。门前一条小河流过，一块规整的稻田散发着谷禾清香，一派诗情画意的田园风光。

王哥说，咱们上山打山枣去。山里人管采摘山枣叫打山枣，既生动又形象。

坐上王哥开的农用三轮车，我们出发了。豫西山区秋色如画，我们仿佛在画里穿梭，一时间竟忘了山路崎岖颠簸。

三轮车在一个山坳里停下。前面都是小道，我们下车步行。

一条瘦瘦的石径，时隐时现于葱茏的绿色画廊中。微风从头顶掠过，仿佛能听到宛洛古道上车轮和马蹄的声响。踩在被光阴淹没的石路上，忽然有了古风古韵的感觉。穿过一片树林，眼前开阔起来，满目的山野风光，点亮了山间的美妙秋色。

王哥对这一片十分熟悉。他边走边说，这里独特的气候和地理条件很适合果树生长，结出的果子皮薄脆甜、味道纯正。山顶有几座瞭望台，据说是古时为看护山林果树建造的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山上仍种植有大片果树，后来分到各家各户，但当地人不在乎这仁核桃俩枣，所以疏于打理。现在能找到的大多是野枣树。

翻过一道山岭，王哥停下来，手指不远处说，那边的沟畔上有两棵野枣树，咱们过去看看。走到近前，我们仰首望去，树上成串的枣儿玲珑闪光，俯身捡拾几粒跌落在地的枣儿，尝一口，果然脆甜。可惜的是，树下荆棘丛生，又在沟畔，不但不安全，而且打下来的山枣不好收拾。

我们继续寻找。又行一程，在一处山梁的草丛中，三棵大腿粗的枣树出现在眼前。山野的秋风飒飒作响，树上的山枣身穿红绿衣裳，一串串轻盈摆动。

王哥拿出布单展开，吩咐道，你们扯住四角，铺在树下。我们把两条布单围着枣树铺开。说话间，王哥麻溜地爬上树，躬身伏在主干高处，抱紧树干，使劲摇晃。顷刻间空中下起“彩虹雨”，玛瑙似的山枣翻着跟头纷纷落到布单上。

太阳偏西，王哥一迈腿坐在三轮车的驾驶座上，我们满载而归。车上，载着豫西山野满眼的秋光和脆甜的山枣。

沁园春·重阳节

★何玉浩

九九重阳，露结寒霜，菊绽山冈。看雁横五岳，碧河潺流；鸟啼文峰，素月临妆。丹枫铺岭，层林尽染，万里菊花竞吐芳。凝眸处，有清泉漱石，秋朗风凉。

佳节登临思乡，最牵念、故园黍禾长。品宝丰佳酿，横溢香飘；甘醇沁腑，余味绵长。休叹黄昏，骚人把酒，醉咏高歌向夕阳。凭栏望，看宝丰新貌，笑语盈堂。

纪念台湾光复八十周年

★李剑友

宝岛归宗八秩年，海峡今日共联欢。
同文同种血缘亲，统一神州笃志坚。

忆抗美援朝75周年

★梁国强

抗美援朝出雄兵，松骨峰巅铁骨铮。
壮士丹心陪野菊，换得和平留美名。

行香子·自嘲

★尚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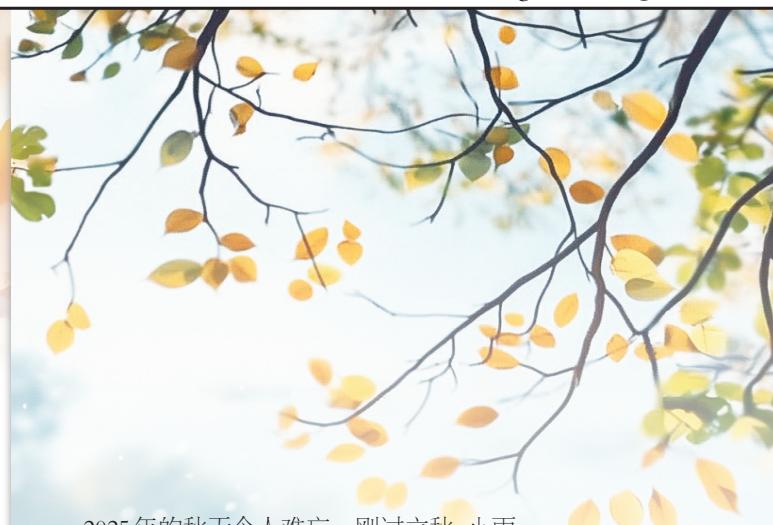
本是春苗，翠影轻摇。几经年，身履迢迢。讨名逐利，尘世喧嚣。雾遮萍踪，去何往，堪折腰。

梦断香消，往事且抛。半生伤，权作肥浇。扶栏寻远，碧锁秋涛。观山川娇，白云袅，雁声高。

霜降

★姚庆河

多雨霜降播迟缓，漫岭水飘落园田。
莫道深秋尽辛坚，共同努力度难关。



2025年的秋天令人难忘。刚过立秋，小雨连绵不断，足足下了一个多月，淋湿了行人和万物，田间渍涝，空气凝滞，给农民秋收秋种带来了麻烦，也让人到中年的我不禁想起经历连绵秋雨的点点滴滴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上中学，每到深秋的星期天，不是下雨就是刮大风，几乎成了规律。特别是秋收之后的连绵阴雨天，可苦了我们这些中学生。周六中午下学，踩着遍地的泥泞回家。大路不能走，泥潭太多，行走困难。我们就拣田间小路走，一是走的人较少，二是有野草覆盖少了泥泞。只见田间地头，三五成群的学生，身背书包，手撑雨伞，或头顶一块塑料布在细雨中踟蹰前行，不时有人滑倒弄了一身泥。秋风和着雨水打在身上脸上又湿又冷，我们咬牙坚持，走到家时鞋子湿透裹满泥浆。星期天还需把衣服洗洗用火烤干，鞋子刷净用电灯泡烘干。周日下午，我们又背上书包，撑着雨伞，提着家里准备的馒头咸菜返校。看着阴云密布、细雨不止的天空，我们诅咒着老天，但依然向学校进发。

上初三时一个秋雨连绵的周末，家里已经没有做饭用的干柴了，父亲只好劈了一根桐木椽当柴禾，做了午饭。那时一下雨，到处都是泥泞不堪，雨衣极少，胶鞋很少，出门办事可苦了一代人。下午返校时秋雨虽然不下了，但路上都是泥水，我绕到门前的河边走在草地上才出了村，脚上的鞋子布满泥星，草地的尽头又是深可没脚的泥水，我只得又返回家中。想到自己求学的不易，不禁悲从心来，放声大哭。父亲和妹妹不明就里，显得手足无措，也不知如何劝慰。情绪发泄之后，我毅然走出家门，手里提着鞋，赤脚踩着冰冷的泥泞走向学校。父亲默默地送我到村头，站了很久，一直看我走远了才回去。

上高中时，又是一个秋雨连绵的周末，返校时需要到八里外的马跑泉汽车站坐公交车。我撑着伞，走村边小路，尽量少踩泥。烟雨迷蒙，路上少有行人。雨越下越大，风也越刮越大，手中的伞几次被掀翻，无奈之下，我只好钻进小桥下躲避风雨。可是，随着雨势越来越大，小桥下的水慢慢涨了上来，我只得硬着头皮继续向前走。虽然走的是田间小路，到了车站，鞋上还是糊满了泥浆，手脚冻得冰冷，坐上车不一会就到了县城。风小了，雨也小了，心里的难受劲平复了许多。

从县城南关仙客来旅社下车，到县一高还有几里的路，但都是平坦的柏油路，我的心情变得轻松多了。我穿着湿鞋一路步行，走到老十字街百货商店时，一咬牙把两周的伙食费全拿出来，花了13元钱在商店里买了一双新球鞋。鞋子的品牌是龙牌，鞋底有一厘米高的橡胶疙瘩，既防滑又防水，一直穿了两年，直到小得不能再穿了。接下来的两周，我借了好几个同学的钱用作伙食费，以最大限度的节省支撑到了周末。

2001年深秋，我在县城初中教书，中秋节回老家团圆，又遇上连绵阴雨天。无奈，我骑着自己新买的自行车，带着妻子，妻子抱着四岁的女儿，打着雨伞回家过节。大路上车辆多，稍不留神就会溅一身泥水，于是决定走我上高中时走的小路。从县城骑到马跑泉村，全是柏油路，还算顺利。可下了公路又是“水泥路”，根本骑不成自行车。只好推车前行，不一会车轮上糊满了泥，推不动了，便找个树枝刮一刮，走走停停，停停走走，累得满头大汗，妻子埋怨我没有走大路，七八里路竟走了两个多小时。

近年来，祖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衣食住行今非昔比，柏油马路串联起了每一个村庄，村子里的大街小巷都硬化了，再也没有了泥泞。节假日，想回家探亲，自驾车10分钟搞定，再也不怕风雨了。

难忘秋雨

□赵军利

